

北京大学出版社
范大灿等译

联邦德国文学史

贝恩特·巴尔泽等编著



联邦德国文学中

编者 贝恩特·巴尔泽
哈尔姆特·埃格特
霍斯特·腾克勒
京特·霍尔茨
译者 范大灿 倪诚恩
赵登荣 包智星

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八十年代初的联邦德国文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较系统地叙述了每个阶段的社会政治背景、文学发展概貌以及文学活动的特点，并对一些重要作品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生活在联邦德国地域以外但在联邦德国国内有很大影响的德语作家的作品。

联邦德国文学史

(德)贝恩特·巴尔泽等著

范大灿等译

责任编辑：汪晓丹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625印张 380千字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1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301-01437-6/I·235

定价：8.30元

前　　言

这部文学史是根据北京大学与西柏林自由大学的合作计划编写的。第一编由贝恩特·巴尔泽编写，包智星翻译；第二编由哈尔姆特·埃格特编写，范大灿翻译；第三编由霍斯特·腾克勒编写，倪诚恩翻译；第四编由京特·霍尔茨编写，赵登荣翻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联邦德国文学和民主德国文学以各自独立的形态出现在世界文坛。联邦德国文学是西方文学的一部分，它是在西方文学的直接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都不可能是外国文学的翻版，而只能是本国社会的产物，联邦德国文学也不例外，它的每一步发展，包括战后初期大量吸收西方外国的文学，都是与联邦德国的社会发展紧紧相连。不了解西方其他国家的文学，固然难以理解联邦德国文学的种种现象；不研究联邦德国的社会，也无法解释联邦德国文学的特点和发展。因此，这部文学史对这两方面都给予充分的注意。

联邦德国文学首先是生活在联邦德国的作家所创造的文学，但仅仅论及这些作家的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还不能概括联邦德国的全貌。由于种种原因，不仅奥地利和瑞士的一些作家主要是在联邦德国从事文学活动，或者主要是在那里发表作品并因而获得世界声誉，而且就是民主德国的某些作家也喜欢在联邦德国出版他们的作品。另外，战前流亡国外的一些德语作家，战后放弃了返回故里的宿愿，定居国外，但他们的作品还是在联邦德国出版发行。因此，一部记叙联邦德国文学的书，如果不涉及奥地利作家巴赫曼、策兰、汉特克，瑞士作家弗里施、杜伦马特，民主德国作家沃尔夫、米勒以及定居瑞典的德国流亡者魏斯等人的作品以及他们的作品在联邦德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就不可能算是全面地介绍了

联邦德国文学。这部文学史充分考虑到联邦德国文学的这一特点，以相当的篇幅介绍了生活在联邦德国以外但他们的作品又在联邦德国有很大影响的德语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

写文学史一般有两种办法，一是以文学发展的线索为主，一 是以作家和作品为主；前者突出了史的特点，后者突出了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这两种写法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这部文学史的写法大体倾向于前一种，它把从1945年到八十年代初联邦德国文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从1945年到五十年代初为第一阶段，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初为第二阶段，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为第三阶段，七十年代以后为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为一编，既介绍这个阶段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文学发展的概貌，也介绍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种类的发展轨迹和主要作品。考虑到中国读者对有一些作品不大熟悉，对有关作品的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联邦德国文学对中国读者来说已不是什么未知领域，近年来不少作品已被介绍到我国。但是，总的来说，我国读者对联邦德国文学还比较生疏。这部文学史如能帮助对外国文学感兴趣的读者获得更多的信息，那我们就如愿以偿了。

范大灿

1989年4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编 1945 年到 50 年代初的文学	1
第一章 1945年——所谓的“从零开始”	3
战后德国文学的前提条件	8
与流亡文学的关系	10
1945年和1946年：文学生活的开端	15
小歌舞	15
戏剧	18
报纸和杂志	19
第二章 1946 年到 1947 年的文学	23
文学的复归：介于“现实主义”与“逃避现实”之间	23
青年作家以及他们对“第三条道路”的探索	26
四七社	30
1947 年作家代表大会	32
文学的各种倾向	34
描写“内心世界”的小说	34
小说的第三条道路	44
赫尔曼·黑塞的《玻璃球游戏》和托马斯·曼的 《浮士德博士》	56
戏剧的各种倾向	61
现实主义戏剧	62
逃避现实的种种戏剧形式	67
戏剧的第三条道路	68
战后初期的广播剧	77
处于具体和抽象之间的诗歌倾向	81
第三条道路	90
第三章 1948 年到 1950 年的文学	96

文学对冷战与德国分裂的反应	96
实用诗歌和卡巴莱	99
剧院和戏剧——存在主义	100
小说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107
阿尔弗雷德·安德施	107
里希特和科尔本霍夫——“真实主义者”	113
海因里希·伯尔	114
现代派小说的开端	126
第二编 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文学	131
第一章 发展的倾向和前提	133
作家是重建阶段的警告者	133
文学活动的变化	136
“现代派”的概念及其自我理解	138
两个对立的形象：本恩和布莱希特	143
各种文学的不同地位	145
第二章 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诗歌	147
新“现代”诗歌的困境	147
本恩的晚期诗歌	150
自然诗的遗产	156
英格博格·巴赫曼：生活受到威胁的隐喻	158
贡特·艾希：诗是符号文学	164
内莉·萨克斯和保尔·策兰：奥斯维辛阴影下的诗	168
彼得·胡赫尔和约翰内斯·博布罗夫斯基：历史景象的诗	176
具体诗	181
第三章 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广播剧	186
“内心舞台”的文学形式	186
恶梦	187
幻影环境中的生活	192
遭损伤的生活的象征	193

当代题材	195
言语剧与语言拼贴	197
第四章 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戏剧	199
压倒一切的期待	199
布莱希特	202
弗里施的寓意剧	204
对“罪责”的讨论	213
杜伦马特的怪诞喜剧	214
荒诞剧	221
第五章 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长篇小说和其他叙事散文	224
叙事的危机——长篇小说的理论争论	224
“德国的新小说”	228
贡特·格拉斯:《锡皮鼓》(1959年)	228
海因里希·伯尔:《九点半打台球》(1959年)	231
马丁·瓦尔泽:《间歇》(1960年)	233
乌韦·约翰逊:《对雅科布的种种揣测》(1956年)	237
虚构的叙事者:意识的反映与意识的危机	240
狭窄的社会地域范围与它的多样化的含义	247
第三编 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文学	253
第一章 作家的政治化与激进化	255
时代概貌:社会政治情况、作家、文学	255
世界政治形势	255
国内政治情况	258
60年代变化过程中作家的职业地位,他们对自己所起作用的看法以及想取得的效果	263
第二章 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文学杂志和年鉴	270
创刊较早的杂志	270

新创刊的杂志和年鉴	273
第三章 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文学选集	278
概括和总结	278
流派繁多	281
第四章 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评论文	285
“法兰克福学派”的评论文	285
评论文的政治化	287
相反倾向	293
第五章 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长篇小说和叙事文	295
长篇小说和其它叙事体作品的概貌	295
继续使用行之有效的叙述传统	296
写作手法的激进化	299
纪实体散文	304
政治化过程中的新苗头	309
相反倾向	315
第六章 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戏剧	325
这一时期戏剧的概貌	325
政治剧、文献剧和宣传鼓动剧的突破性成就	327
政治性的“德国问题剧”	333
工人剧	336
大众剧	338
两性和婚姻剧	339
相反倾向	342
第七章 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诗歌	344
这一时期诗歌的概貌	344
诗歌政治化的开端	346
政治诗歌	350
追求政治具体化和可行性的意识	355

相反倾向	358
第四编 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文学	365
第一章 在公众舆论转变过程中的文学	367
关于当代文学的历史描述问题	367
从学生的抗议到绿党的反对	367
国内政局和国际局势	370
文学舆论的复兴	371
介于主观经验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文学	372
第二章 反映在刊物和年鉴中的70年代和	
80年代初的新文学	374
交流个体和亚文化群体经验的文学	374
新的文学刊物	375
文化批判性刊物中的文学争论	378
第三章 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小说	384
政治体验和新老两代冲突在小说中的反映	384
妇女文学:小说	393
社会批判性小说	402
局外人和叛逆者的独白型小说	405
小说中宗教观的革新	417
老作家对70、80年代小说的贡献	426
第四章 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戏剧	441
荒诞的独白戏	441
社会批判性的模式情节戏	447
象征性程序情节戏的舞台说明	452
第五章 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诗歌	459
“新主体性”——没有形式与主题的诗歌	459
在“后现代派”的意义上对形式传统的反思	465
文学创作的复兴和新的批判性诗作	469
最新诗歌中的爱情体验、逝世思想和人的自我解释	478

附录	485
重要文学杂志	485
联邦德国重要的文学奖	486

第一编

1945 年到 50 年代初的文学

第一章

1945——所谓的“从零开始”

1945年5月7日和8日全部德国武装部队向反希特勒的盟军投降。

由纳粹分子宣告的“全面战争”以全面失败而告终。德国不得不“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意味着完全屈从胜利者，并且在设计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前途方面，放弃自决权甚至连共决权也得放弃。

对于德国和德国人民来说，1945年5月8日的结果关系到一切领域，而且十分深刻。随着5月23日逮捕德意志帝国政府成员和6月5日由四强接管政府权力，德国作为国家首先就不复存在了。

国家的疆土在东部比从前的德意志帝国缩小约四分之一^①，这就使波兰国土向西伸延，从而使苏愬能扩大它的领土。其它地区则划分为四个区由战胜国占领。首都柏林位于苏战区内，同样也划分为四个占领区。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战胜国的波茨坦会议，确认了上述措施是在和约签订之前的临时解决办法，然而和约至今未予实现。

对于德国人民来说这些措施就是最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如果说约有400万德国士兵和200万平民死于这场战争，投降之后约有1000万士兵被拘于战俘营中，那么割让东部疆土和由此引起的驱逐德国居民，就成为一次民族的大迁徙，其

^① 指奥得河、尼悉河以西地区，现为波兰领土。——译者注

进一步的损失是：约有 1400 万人背井离乡，200 万人在迁徙中未能幸存下来。

幸存下来的 6000 万德国人的物质状况是灾难性的。空袭以及最后几周在德国本土上的战争，摧毁了四分之一的住宅，在柏林、汉堡、科隆和慕尼黑等大城市，一半以上的住房丧失殆尽。下面是 1949 年瓦尔特·科尔本霍夫对慕尼黑当时情况的描绘：

我不认识这座城市了，不认识它从前的街道、广场和建筑物。我踌躇不决地走过几条已经清除了废墟的窄道……有时可远望几公里之远，随之又通过沟沟壑壑，两旁便是高耸的断垣残壁。要不是尚能见到空着的窗框，人们还以为这是行进在巴尔干某地的不毛之地。……我犹如一个梦游者穿越荒原。我什么也不寻找。我只想看看这座城市，然而城市已不复存在，它只留下这块令人神志麻木的荒原。在这块荒原上的人一个个活像幽灵。男人们穿的是败絮麻布的军制服，女人们穿的是破旧不堪的衣服和大衣。人们的面部毫无表情，双眼窟窿很深，眼神呆滞。见不到孩子。我感到无比的寂寞和绝望。离开这块地方，只有离开！

交通和供应设施同样受到严重摧毁。食品供应在战争的后期就已十分不足，降至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规定的最低标准的一半。死亡率是世界平均数的一倍，这是由饥饿和疾病造成的。

极其糟糕的物质条件尚不足以说明德国人民所处的特殊状况。遭受纳粹德国侵略、压迫和掠夺的东欧国家，也遭受了类似的或更大的损失。然而在那里，胜利和解放的意识，使他们能忍受这种损失。对于德国人民来说，1945 年 5 月 8 日事实上也是个解放日，不过能够这样来认识的只是少数人，例如被释放的战俘、反抗战士以及纳粹暴力统治的反对者。普遍的意识危机，其后果远比物质上的灾难严重得多。

德国民族感到要正视自己所犯的罪行：对波兰、捷克、苏联、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进行了侵略战争；对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和财产进行了剥削和掠夺；集体屠杀犹太人和其他居民。纳粹分子在被摧毁的地区、被毁灭的城市以及在集中营里留下的可怕痕迹，其残

酷和惨无人道的程度当时是鲜为人知的，这些痕迹就成为向世界人民控诉纳粹德国的见证。就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盟国在德国南部城市纽伦堡组织了一个法庭^①，公审了在政府、军队、行政和经济部门的重大责任者，并对他们作出判决。

作为个人行动指南的民族意识，长期受到贬损，甚至连退到个人自觉意识的后路也被断绝。有一段时间，西方列强的观点是：德国人负有“集体罪责”，这样人人过分蒙受其害。按照这一论点，每个德国人都要对纳粹主义的出笼和它的罪行负有一份罪责，并把“集体过错”的根源归结于德国的民族性格，即一种“德意志病”。照此说法，能治这个病根的只有进行思想改造。改造的第一步就是对德国人实行“非纳粹化”。于是成立了许多类似于法庭的调查委员会，以一种繁琐的手续来审查每一个德国人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态度和表现，并把他们分为五类：主要罪责者、有罪责者、轻度罪责者、追随者、无罪者。这种做法，虽说在政治上有一定道理，而且并非出于恶意，然而在实践中却有缺陷的、不公正的。因为这样首先就使告密行为大为盛行，并有益于那些善于乘机寻到所谓的“贝西尔证”者^②。

与此相反，苏联反对“集体过错”的说法，正式把德国人民和德国法西斯区别开来，斯大林声明：苏联进行的是一场反法西斯战争。然而对被苏军占领的德国土地上的居民来说，这种区别毫无意义，因为战胜者的报复，即使是可以理解的，除针对有罪者之外，也涉及无罪者，而且首先是妇女。虽然，除德国法西斯分子之外，德国反法西斯分子也同样挨饿，但苏联的赔偿要求是不折不扣地履行的。

这样，在所有四个占领区中，人们都同样为生存、为许多被俘

① 指纽伦堡审判。——作者注

② 贝西尔是名牌洗衣粉，弄到贝西尔证，说明此人历史“清白”。——作者注

的和失踪的家庭成员的命运、为自己的前途而忧心忡忡，同时，作为德国人，他们普遍蒙受共同的谴责。“崩溃”、“灾难”、“低潮”，都是反映当时德国物质和精神状况的用语。绝望和麻木是许多人对这种状况的反映。另一些人则视灾难为新开端、新发展的好时机——虽然目标极不相同。“从零开始”是那时说明这一态度的口号。

有人把“从零开始”看作是“新纪元”的开端，这个“新纪元”却给那些机灵者^①提供了个人迅速发财致富的机会。饥饿和供应短缺使“黑市”兴盛，少数人利用居民的困境趁机搜括财富。战后初期在德国社会以及在德国文学中的关键人物就是“黑市商人”，这个典型正像一篇文章里所描写的那样：

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刚停下还不到一分钟，就有一个吃得胖胖的男子问我，要不要 50 马克一盒的香烟。我顿觉脸红，轻声地对他耳语说，我饥肠辘辘的肚子更需要的是用黄油强身……

那个年轻的小伙子身着一件改做的高射炮兵助手的军服，是个天生的交易所经纪人，他能记住黑市上所有的价格，此外，他还出售面包卷。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参加劳动，他笑笑对我说：“我可没那么傻，我这样挣得多得多”。相当一部分黑市商人就是这样一些年轻人，他们 15 岁就被迫辍学，认为希特勒卖命是值得的。他们没念多少书，又未受过职业教育，就是这些人充斥了整个黑市市场。

当然也有一些德国人，他们把全面失败视为摆脱把德国两次引入世界大战的恶梦和纳粹野蛮统治的良机。德意志帝国物质上的破坏，社会结构的瓦解，似乎为社会的和思想的革新创造了条件。

然而大多数人的希望并非寄托于政治和政治家的身上。面对国家长期被占领的状况，德国要奉行独立的政策是无希望的，同时也缺乏能代表革新政策的可信的人物：纳粹分子及他们的追随者

① 指投机钻营者。——作者注